

SHEHUI FENQI BIAOZHUN YANJIU

社会分期标准研究

● 张 慧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目 录

导 言： 社会·社会分期标准·社会分期标准观·····	(1)
-----------------------------	-----

· 上篇 有益的探索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 分期标准类别

第一章 宗教的“超自然”分期观 ·····	(17)
一、基督教的分期标准“灵” ·····	(19)
二、印度教的分期标准“梵” ·····	(22)
三、佛教的分期标准“劫” ·····	(25)
四、道教的分期标准“道” ·····	(28)
第二章 摩尔根的史前分期观 ·····	(34)
一、分期标准：“固定文化”和“生活样式” ·····	(35)
二、分期图表 ·····	(36)
第三章 近代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观” ·····	(46)
一、世界历史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46)
二、“三阶段论” ·····	(50)
三、“四阶段论” ·····	(53)

第四章 汤因比的“文明社会观”	(61)
一、文明社会的类别	(62)
二、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区分标准——“模仿行为”	(66)
三、历史循环论	(69)
第五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性”分期观	(75)
一、圣西门的“五形态论”	(75)
二、傅立叶的“四阶段论”	(96)
第六章 托夫勒的“技术史观”	(114)
一、“三次浪潮说”	(115)
二、“第二次浪潮”文明社会的特征	(116)
三、“第三次浪潮”文明社会的特征	(119)
四、托夫勒分期理论的主要特点	(127)

中篇 标准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标准概述

第七章 生产力标准	(149)
一、生产力标准的理论依据	(149)
二、生产力标准的基本含义	(151)
三、生产力标准的作用	(158)
第八章 生产关系标准	(166)
一、生产关系标准的理论依据	(166)
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标准的基本尺度	(167)
三、“五形态说”	(168)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	

预测——“三阶段论”	(180)
第九章 阶级关系标准	(188)
一、马克思在阶级分析方面的新贡献	(188)
二、阶级关系标准的基本含义	(190)
三、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	(196)
第十章 意识形态标准	(207)
一、意识形态标准的基本含义	(207)
二、意识形态的四种形式	(208)
第十一章 人的发展程度标准：“三形态说”	(230)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分期标准的理论贡献	(242)
一、把社会形态分期标准建立在现实的、客观的 物质基础之上	(242)
二、在对人类社会关系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	(246)
三、揭示了支配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48)
四、建立了科学的分期标准体系	(249)

下篇 运用与发展

——运用科学的分期标准，正确认识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对社会分期标准 的再认识	(255)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分期标准为社会主义定位的历史回顾	(255)
二、社会形态分期标准与同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 的划分标准	(288)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的新贡献	(291)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含义.....	(291)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	(293)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比较	(298)
一、经济特征比较.....	(298)
二、政治特征比较.....	(304)
三、思想文化特征比较.....	(311)
结 语 社会分期标准的功能与作用	(315)
后 记	(318)
附表 (一)	
附表 (二)	

导言：社会·社会分期标准· 社会分期标准观

古往今来，沧桑巨变，人类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循着它特有的规律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自从人的意识觉醒以来，作为社会的主体就开始了对其所生活着的客观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其中就包括着如何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的问题。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不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不尽相同；由于所运用的社会分期标准不同，对具体社会的地位与作用、矛盾与任务、动力与趋势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迄今为止，人类对社会分期标准的把握与运用经历了一个由未知到认知、由唯心到唯物、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科学到科学的认识过程。本书对这一过程进行专题研究的目的是理清标准。对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通过归纳整理，从中挖掘与发现从古到今人们提出过哪些具有时代性、代表性、权威性的社会分期标准，这些具体标准提出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是什么，这些标准对某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对今后的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其次是评析标准。对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分期标准力求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其合理与科学的成分，剔除其非理性与非科学的内容。其三是综合标准。把历史上所提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分期标准进行综合整理与归纳。在比较中鉴别真伪，在类比中发现进步，

在提炼中体现升华。最后是运用标准。研究社会分期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地掌握标准，进而运用科学的标准正确地认识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明确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任务、矛盾、动力及其发展趋势。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社会更加科学、理性与健康地发展。

本课题研究的客体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们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共同体，是以生产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生产力发展和满足物质需要的追求，使人类不断地发展技术、改进工具，形成了物质生产力的不断进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关系便与生产力发生尖锐矛盾，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早地必然发生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实际上就是对不同的社会性质的界定。不同的社会性质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因此，对历史发展阶段的界定，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形态的界定。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分期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分期。

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称，即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各个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因此互相区别，同时，它们又有共同的规律，所以互相联结，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社会形态共有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一规律表明，每个社会形态由于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必然要实现社会形

态的更替。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形态进行着量的变化，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引起质的变化，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低一级的社会形态。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例外。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包含着社会的对抗，作为经济基础反映物的上层建筑也就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只有运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区分不同质的社会。

进行社会分期首先要运用一定的标准。所谓标准是指人们用以衡量一种事物的尺度和原则。社会分期标准就是把某一社会的本质特征（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特征）作为区分不同社会性质的尺度。在社会特征里面，经济特征是最基本的特征。这是由于经济特征反映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状况，最能说明与体现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性质。因此，经济特征是社会分期标准的基本尺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从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来看，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分期标准也应体现经济特征、政治特征、思想文化特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三把尺度缺一不可。从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来看，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是一种“合力”，即在经济的决定作用下，政治与思想文化等因素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形成整体合力。社会分期标准作为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性质的界定也不应是单方面的，而应是一种“综合标准”，即经济标准、政治标准与思想文化标准的统一体。单纯地运用或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都难以对一个社会作出全面的、客观的、公正的、理性的、科学的评价。

社会分期标准是否科学同社会历史观有直接的联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分期标准必然是理性与科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选取的分期标准也必然是非理性与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形态分期标准由非自觉的运用到自觉运用，对社会形态由非科学的界定到科学的界定的

发展过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长期处在重重迷雾之中，未能正确解答“历史之谜”。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历史唯心主义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唯心史观的社会分期标准也就应运而生。神学历史观是人类思想发展上第一种历史观，它是宗教得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基础，首次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的是宗教教义。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后期。最初的宗教观念是作为原始人群的自发信仰而产生的，反映了在生产水平极度低下和生产关系极其狭隘的状态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愚昧无知及恐惧感和神秘感。人们从事狩猎、捕鱼和原始农业的劳动，尚不具备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明确区分开来的能力，听命于自然力，由此产生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一直到奴隶社会早期的思想家那里，社会历史观还浑然一体地包含在一般世界观之中。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阶级对立日趋深化，使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如国家政治生活，显现出不同于自然界的特征和变化节奏。这时，人们开始专门考察某些社会现象，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探索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并试图运用标准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分期。这些思想观点均反映在宗教教义之中。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宗教存在，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生活、政治结构、文化风尚、伦理道德等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全世界存在的宗教类型多种多样，宗教教义种类繁多。本书选取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的三大宗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在中国本土产生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道教，以它们的教义经典为蓝本，从中提炼出有关社会分期的主要观点，形成宗教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分期观。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孕育和发展，在欧洲产生了人文主义历史观，它冲破了神学历史观的樊篱，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反对神学、反对

封建统治的要求，针对以神为中心，贬低人、贬低人的价值、蔑视世俗生活的神学历史观，提出以人中心，要求尊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意志，充分肯定人的地位。从神回到人，这是历史观的进步，但是，这种人文主义历史观，把人视为脱离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以超历史、超现实、超阶级的不变的人性来解释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发展变化，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著名命题。例如，爱尔维修从彻底的感觉主义原则出发，认为人及其一切观念都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如果改变人的缺点，就必须首先改变造成其缺点的社会环境，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认为社会环境主要是法律和政治制度，而决定法律和政治制度好坏的又是人的“理性”，好的理性又是教育的结果。这样，爱尔维修在解释不同时期为什么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又回到了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得出“意见决定一切”的结论，仍然陷入了唯心史观。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和环境关系的论断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这一理论矛盾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历史之谜”的解答。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比，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显然有所前进。首先，他们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历史，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并试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次，他们试图用经济因素解释社会现象。圣西门认为，政府的形式不是本质，所有制即社会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再次，他们看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15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实际上是工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的历史，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这个斗争的集中表现。总之，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观点看，已不是什么“意见支配世界”，而是阶级利益

和这些利益对立所引起的阶级斗争支配着世界，决定着历史的进步。但是，他们这些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往往被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体系所湮没。他们的历史观是以理性为出发点，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社会进步的基础是理性和理性的进步，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他们提出的社会分期标准也是建立在“唯理性观”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和改革计划，也不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为依据，而是“建立在用新的观点来理解人类本性的基础上”的。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观中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试图走出人和环境相互认证的困境，提出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应该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的公民生活”，即社会成员按其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样式以及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等。他们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他们还看到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不再从人的意见中寻找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源。但是，法国历史学家不懂得财产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用“人的天性”、一种与生俱来的“征服欲”、“统治欲”说明财产关系的起源，仍然用抽象的人性解释历史。德国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历史观超越了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的历史观。用人性解释历史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如果人性是天生的、不变的，它就不能成为不断变化的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人性是变化的，就要进一步寻找人性变化的原因，人性也就不能成为解释历史的终极原因。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的背后还有动力，历史发展动力不在人性之中，而在人性之外。他力求揭示历史运动是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的过程。黑格尔还

解决了许多哲学家把人的意志自由和历史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的难题。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黑格尔虽然论证了历史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且在不以个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某种客观力量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这些观点在他的社会分期标准观中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只能借助于绝对精神，借助于一种虚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运动的规律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规律，是外部“输入”到历史运动中去的。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就在于把理念的规律真正变成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人类历史运动内部寻找人们动机背后的动因。其实质是把历史观从唯心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观中的这一根本变革。列宁指出：“马克思在 1844—1847 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①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和中间环节。首先，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过程中，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给马克思以极大的影响，推动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其次，费尔巴哈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从总体看来未能给人的本质以科学的解释，但是也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关于人是活生生的感性实体、人与自然统一、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中等。马克思一方面清算费尔巴哈的错误，一方面发展他的带有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创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产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87 页。

物，也是人类历史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开辟了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阶段。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 马克思的这一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为正确预见社会发展的进程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本质，正确地回答了人的历史活动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并为评价人的活动、发挥人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标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分期标准观，是迄今为止向人们展示的最为系统、科学与完整的分期标准体系。自从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自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分期标准体系创立以来，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范围内，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现代资产阶级继续以新的形式宣传历史唯心主义，或者公开敌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某种“改造”和“补充”，试图阉割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的实用主义、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的社会历史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突出表现为下述三个方面：第一，它们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继续用“人的天性”、人的内在需要和情欲等精神因素或神的旨意来解释社会历史。第二，它们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类认识和预见历史进程的可能性，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偶然的随意过程，它没有规律，没有方向，完全是人自我设计和选择的结果。第三，它们否认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基础之间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实际上维护了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们集中反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最后，信奉历史多元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流行着历史多元论，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因素是多种的，这些不同的因素都是等价的，是各自独立的，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主要和次要、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们把历史唯物论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说它不能完全解释社会变迁的原因，而必须同时借助于其它社会因素。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倡导过历史多元论。1939年，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是科学的问题上已经“过时了”，因为正如必然性和追求一个包罗一切的单一规律是上一世纪40年代学术空气中典型的东西一样。几率和多元论则是当前科学状况的特征。因果必然性这个观念的旧解释业已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杜威在这里采取的手法是先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点歪曲成一种包罗一切的机械论，说它与自然科学现状有矛盾（因为据说20世纪自然科学的特点是“几率和多元论”），然后打着反对机械论的旗号，不论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为其“多元论”的历史观寻找立足之地，以世界的“多元性”、“可变性”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借以达到否定唯物史观的目的。在宣称历史唯物论过时之后，杜威就企图以“多元论”（实质上是唯心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来代替它。杜威说，马克思把经济因素从文化的许多因素中孤立起来，把它当作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把一个因素（实际上这个因素只有和另一个因素互相影响才能发生作用）孤立起来是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主张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生产力的状态最后决定着一切形式的社会活动和

社会关系：政治的、法律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道德的。”^①于是，杜威认为，实际上，社会发展并非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人类本性”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决定的。所谓人类本性，是人所固有的“分化”、“联合”的倾向。所谓文化，是“包括一切人类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各种条件的复杂体。”杜威认为，在这些历史因素中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它们都同等重要。托夫勒也信奉历史多元论。他在《第三次浪潮》一书谈到工业革命的原因时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其他的“独立的可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②他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要想找到一个单一的、控制一切的原因，就等于要找一个“牵动整个链条的环节”一样错误。^③历史多元论是一种折衷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历史多元论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原因的解釋是片面的，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成经济决定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曲解和误解。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长期独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特别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在这些现实

① 杜威：《自由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7、58页。

②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81页。

③ 托夫勒：《预测与前提》，第213页。

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① 在这里，恩格斯分别用了“影响”和“决定”两个概念，恰当地说明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种作用在质上的区别。如果对二者作用的性质不加区分，甚至把二者看成是同时互相决定的，那么在两个决定作用中归根到底又是谁决定谁呢？从社会历史客观实际出发，还是要承认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因此，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上。即是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只能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与此相反。在研究社会矛盾运动时，既要承认经济在一般情况下最终的决定作用，同时又要重视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人口、地理、气候等因素的作用。历史多元论的正确方面在于承认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其错误在于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不能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最后陷入不可知论。历史多元论是当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观点。本书以《第三次浪潮》为蓝本，以托夫勒的社会分期标准观为主要剖析对象，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标准体系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建立在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基础之上，吸取了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中合理的与有益的成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期标准尽管在不同的方面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或阶级地位的偏见，但却是人类通过曲折的途径对社会本质及社会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有益的探索。所以，本书把自宗教产生以来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关于社会分期标准的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述，都作为《有益的探索》单独成篇。

中篇《标准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标准的概述，包括经济标准（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政治标准（阶级关系标准）、思想文化标准（意识形态标准）和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程度标准所构成的标准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标准体系的确立，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并给予唯物主义的解决。彻底否定了把“超自然”、“超人”、“人的天性”、绝对精神、人的思想动机、国家意志等看作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动力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整个大厦的基石，对正确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一切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从而把社会分期标准理论建立在客观的、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不仅赋予了社会、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概念以科学的内涵，并且阐述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互动作用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标准体系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理清了标准，界定了标准，更重要的是为如何运用标准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下篇《运用与发展》主要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标准的运用及发展，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性质，依据本国基本国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探索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凡是在“结合”问题上把握得好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就无坚不摧，蓬勃发展。反之，则将在探索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